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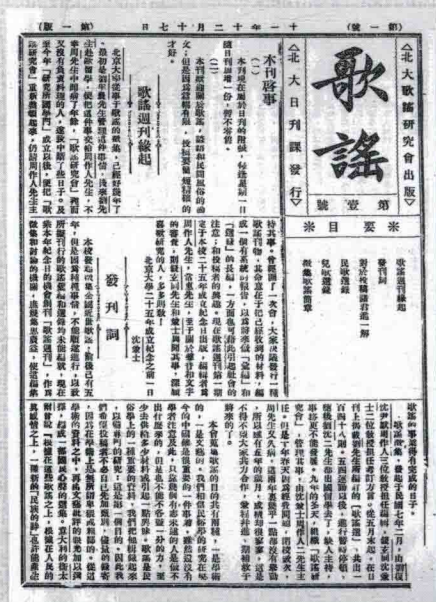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俗学研究书系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与文化研究

朝戈金 主编

民俗学：一门伟大的学科

从学术反思到实践科学的历史与逻辑研究

吕 微 | 著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俗学研究书系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与文化研究

朝戈金 主编

民俗学：一门伟大的学科

从学术反思到实践科学的历史与逻辑研究

Folkloristics as a Great Discipline:

Studies on the History and Logic of Paradigm Shift from Theoretical Reflections to Practical Science

吕 微 |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民俗学:一门伟大的学科:从学术反思到实践科学的历史与逻辑
研究 / 吕微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10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俗学研究书系)

ISBN 978 - 7 - 5161 - 6221 - 7

I. ①民… II. ①吕… III. ①民俗学—研究 IV. ①K89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17583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张 林
特约编辑 吴连生
责任校对 石春梅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三河市君旺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38.25
插 页 2
字 数 648 千字
定 价 12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与文化研究”

谨以拙著，献给我的老师

因为你们的理想

因为你们的人格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俗学研究书系”编委会

主 编 朝戈金

编 委 卓新平 刘魁立 金 泽 吕 微 施爱东
巴莫曲布嫫 叶 涛 尹虎彬

总 序

自英国学者威廉·汤姆斯 (W. J. Thoms) 于 19 世纪中叶首创“民俗” (folk-lore) 一词以来, 国际民俗学形成了逾 160 年的学术传统。作为现代学科意义上的中国民俗学肇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 80 多年来的发展几起几落, 其中数度元气大伤。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 这一学科方得以逐步恢复。近年来, 随着国际社会和中国政府对非物质文化遗产 (其学理依据正是民俗和民俗学) 保护工作的重视和倡导, 民俗学研究及其学术共同体在民族文化振兴和国家文化发展战略中, 都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曾经是中国民俗学开拓者顾颉刚、容肇祖等人长期工作的机构, 近年来又出现了一批较为活跃和有影响力的学者, 他们大都处于学术黄金年龄, 成果迭出, 质量颇高, 只是受既有学科分工和各研究所学术方向的制约, 他们的研究成果没能形成规模效应。为了部分改变这种局面, 经跨所民俗学者多次充分讨论, 大家都迫切希望以“中国民俗学前沿研究”为主题, 申请“院长学术基金”的资助, 以系列出版物的方式, 集中展示以我院学者为主的民俗学研究队伍的晚近学术成果。

这样一组著作, 计划命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俗学研究书系”。

从内容方面说, 这套书意在优先支持我院民俗学者就民俗学发展的重要问题进行深入讨论的成果, 也特别鼓励田野研究报告、译著、论文集及珍贵资料辑刊等。经过大致摸底, 我们计划近期先推出下面几类著作: 优秀的专著和田野研究成果, 具有前瞻性、创新性、代表性的民俗学译著, 以及通过以书代刊的形式, 每年择选优秀的论文结集出版, 拟定名为《中国民俗学》 (Journal of China Folkloristics)。

那么,为什么要专门整合这样一套书呢?首先,从学科建设和发展的角度考虑,我们觉得,民俗学研究力量一直相对分散,未能充分形成集约效应,未能与平行学科保持有效而良好的互动,学界优秀的研究成果,也较少被本学科之外的学术领域所关注、进而引用和借鉴。其次,我国民俗学至今还没有一种学刊是国家级的或准国家级的核心刊物。全国社会科学刊物几乎都没有固定开设民俗学专栏或专题。与其他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国家级学刊繁荣的情形相比较,学科刊物的缺失,极大地制约了民俗学研究成果的发表,限定了民俗学成果的宣传、推广和影响力的发挥,严重阻碍了民俗学学术梯队的顺利建设。再者,如何与国际民俗学研究领域接轨,进而实现学术的本土化和研究范式的更新和转换,也是目前困扰学界的一大难题。因此,通过项目的组织运作,将欧美百年来民俗学研究学术史、经典著述、理论和方法乃至教学理念和典型教案引入我国,乃是引领国内相关学科发展方向的前瞻之举,必将产生深远影响。最后,近些年来,国内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大力推进,也频频推动国家文化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的适时调整,这就需要民俗学提供相应的学理依据和实践检验,并随时就我国民俗文化资源应用方面的诸多弊端,给出批评和建议。

从工作思路的角度考虑,“中国社会科学院民俗学研究书系”着眼于国际、国内民俗学界的最新理论成果的整合、介绍、分析、评议和田野检验,集中推精品、推优品,有效地集合学术梯队,突破研究所和学科片的藩篱,强化学科发展的主导意识。

我们期待着为期三年的第一期目标实现后,再行设计二期规划,以我院的民俗学研究实力和学科影响保持良好的增长势头,确保我院的民俗学传统在代际学者之间不断传承和光大。本套书系的撰稿人,将主要来自民族文学研究所、文学研究所、世界宗教研究所和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的民俗学者们。

在此,我代表该书系的编辑委员会,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史哲学部和院科研局对这个项目的支持,感谢“院长学术基金”的资助。

朝戈金

目 录

绪论	“内在的”和“外在的”民间文学	(1)
一	解题:从索绪尔的外在性批判开始	(1)
二	内在的与外在的民间文学—民俗学的研究对象	(8)
三	民间文学—民俗学的内在性与外在性研究	(15)
四	纯粹的、内在的实践民俗学	(29)
第一章	现代性论争中的民间文学	(43)
一	“民间”理念的中、西差异:边缘性与下层性	(44)
二	“人”的现代主题之表达异式:民族与社会	(51)
三	民间文学:政治民族主义的文化依据	(59)
四	现代性原则的整合:民间文学的表象功能	(68)
第二章	民间文学—民俗学研究中的“性质世界”与“意义世界”	
	——重新解读《歌谣》周刊的“两个目的”	(80)
一	自由的缺失:现代学科的知识危机	(80)
二	“事实性质世界”与“生活意义世界”	(85)
三	《歌谣》周刊的“两个目的”	(89)
四	“看”的认识论与“听”的实践论	(93)
五	“从头开始”的学科生命史	(96)
六	客观的“生活世界”与主观的“生活视界”	(99)
七	从“是”的民间文学到“在”的民俗学	(104)

第三章 民间文学—民俗学的“真理宣称”“规范宣称”与“真诚宣称”

- 反思的民间文学—民俗学的学术伦理(一) (108)
- 一 案例:第二届“民间文化青年论坛” (108)
- 二 哈贝马斯的三种“有效宣称” (111)
- 三 先验的主体间性:现代知识伦理学的哲学基础 (116)
- 四 民间文学—民俗学的观念生产与学术实践 (119)

第四章 从“我们和他们”到“我与你”

- 反思的民间文学—民俗学的学术伦理(二) (121)
- 一 “根本见解”与学科的梦想 (121)
- 二 民间文学—民俗学的运思传统 (122)
- 三 从“我们和他们”到“我与你” (124)
- 四 “各自的陌生性”与“共同的陌生性” (125)
- 五 “我们”就在“活的当下” (129)

第五章 阿卡琉斯的愤怒与孤独

- 祁连休《中国古代民间故事类型研究》读后 (132)
- 一 “纯粹”的学术与学者的“愤怒” (132)
- 二 “时人无能增损一字” (134)
- 三 怎样辨别民间故事的“类型”? (136)
- 四 通过社会结构认识历史起源 (139)
- 五 回到实践的“事情本身” (140)
- 六 响应人格与理想的内心召唤 (143)

第六章 中国民间文学的西西弗斯

- 刘锡诚《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读后 (145)
- 一 西西弗斯是幸福的 (146)
- 二 作为方法和学科的民间文学 (148)
- 三 一个人的民间文学学术史 (151)
- 四 民间文学的社会科学化,先生也是推动者 (153)
- 五 民间文学:生活世界的实践形式 (157)

六 石头 的故事还是推动石头 的故事?	(161)
---------------------------	-------

第七章 我们的学术观念是如何转变的?

——刘锡诚：从一位民间文学—民俗学学者看学科的

范式转换	(164)
一 问题、假设与方法	(164)
二 民间文学：“纯艺术化处理”的现代性普遍模式	(168)
三 民间信仰：民间文学与民俗学理论范式的共同难题	(193)
四 民俗学：并不成功的文化理论“祛政治化”实践	(198)
五 承担起民间文学—民俗学纯粹的“实践性”	(228)
附录 刘锡诚、吕微往来通信	(239)

第八章 民俗学的笛卡尔沉思

——高丙中《民俗文化 与 民俗生活》申论

一 从 folklore 到 survivals 再到 folkways ——民俗学基本问题的当代呈现	(242)
二 从具体上升到抽象和从抽象上升到具体 ——民俗生活整体研究的方法论	(245)
三 在时间中发现主体与自由在时间中的缺席 ——萨姆纳民俗学的理论难题	(260)
1. 民俗如何可能是人的自由的生活?	(272)
2. 可直观的生活整体，抑或可思想的生活本身?	(285)

第九章 民俗复兴与公民社会相联结的可能性

——古典理想与后现代思想的对话

一 经验学科是否需要先验的奠基?	(299)
二 自然的客观必性与自由的主观必性	(306)
三 现代性的“原罪”：理论对实践的僭越	(315)
四 为民俗复兴辩护就是为自由辩护	(322)
五 “尊重为人的共同权利”	(337)

第十章 “表演的责任”与民俗学的“实践研究”

- 鲍曼《表演的否认》的实践民俗学目的一方法论 (340)
- 一 表演的经验性标定与先验标定 (340)
- 二 表演的职责 (responsibility) 与道德责任 (duty)
 - 实践民俗学先验理想的目的论 (345)
- 三 对表演的否认是对完全表演的标定
 - 实践民俗学的先验还原方法论 (359)
- 四 表演的责任和表演的权利 (372)

第十一章 转过身来的大娘娘

- 民俗学实践范式的“普遍化检验”与“怀疑批评”
 - 陈泳超《背过身去的大娘娘:传说生息的动力机制》的研究 (377)
- 一 问题:让大娘娘转过身来! (377)
- 二 方法:古典抑或后现代的语境论 (384)
- 三 正题:“按说有”就是“真的有” (402)
- 四 反题:“真的有”不是“按说有” (414)
- 五 插话:布迪厄谈康德的“普遍化检验” (436)
- 六 合题:“德著河汾” (450)
- 附录 记忆的构成过程与判断所构成的东西 (461)

第十二章 接续民间文学的伟大传统

- 从实践民俗学的内容目的论到形式目的论
 - 户晓辉《民间文学的自由叙事》解读 (466)
- 一 自由目的是民间文学的发生条件 (467)
- 二 民间文学自我认识的逻辑—历史 (478)
- 三 对民间文学纯粹形式的先验还原 (493)
- 四 通过返回未来激活民间文学的起源 (510)

第十三章 民俗学的哥白尼革命

——高丙中的民俗学实践“表述”的案例研究	(518)
一 为什么用“实践民俗学”界定民俗学的学科范式?	(519)
二 “公民社会”:民俗学实践研究的先验语境	(527)
三 “双名制”与“经受合法秩序有效规则的检验”	(542)
四 “非遗”:民俗学的实践判断力形式	(559)
五 “表述”:实践民俗学的知识生产与观念性实践	(577)
结语 目的论的学科历史与逻辑	(580)
参考文献	(582)

绪 论

“内在的”和“外在的”民间文学*

一 解题:从索绪尔的外在性批判开始

题目中的“民间文学”有两个意思,一是指学科对象的民间文学,二是指学科本身的民间文学。钟敬文曾经将后者命名为“民间文艺学”,以示两者之间的区别。在本绪论中,我使用了多数学者约定俗成的习惯说法,也用“民间文学”来指称作为学科本身的民间文学。无论是对象意义上的民间文学还是学科意义上的民间文学,在使用中因上下文的关系,读者和听众一般都不会弄混,特别是说到“民间文学—民俗学”的时候,则肯定指的是作为学科本身的民间文学。

1846年,英国人汤姆斯建议使用 folk - lore (直译“民众知识”或“民俗”)这个撒克逊语合成词以后,民间文学—民俗学就有了一个正式的名称^②,尽管在这之前格林兄弟已经出版了《儿童与家庭童话集》

* “绪论”是笔者于2002年4月2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举办的“学术前沿”系列讲座上的一次讲演,于明清同学整理了讲稿,谨此致谢!笔者对讲稿作了补充和修改后,发表于《文学评论》2003年第3期,发表时有删节,但仍残留大量口语痕迹,发表时的内容提要云:“借助索绪尔关于‘内在语言学’和‘外在语言学’的命题为参照,分析近二十年中国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研究的理论趋势,指出索绪尔关于内在性、共时性语言学的思想隐含了对历史语言学意识形态性的批判,至今仍然是中国学者批判外在性历史研究的学术思想资源。但是索绪尔的‘内在语言学’思想囿于传统的认识论,无法解释在排除了对象主体之后的形式主义研究,如何可能仍然内化了研究主体外在性的价值立场和问题意识,而经过伽达默尔解释学转换的索绪尔命题,不仅可以理解中国民间文学和民俗学当前发展的理论脉络,而且也为研究者主体意识介入研究过程的外在性学术研究和学术政治实践,确定了合法性前景。”收入本书时,笔者重写了“绪论”。

② 参见[美]邓迪斯编《世界民俗学》,陈建宪等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1—9页。

(1812—1815年)。因此，即使以1846年作为民间文学—民俗学正式启动的学科标志，民间文学—民俗学在欧洲登上学坛，至今也已有150多年的历史了，比起我们所熟悉的《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时间（1848年）还要早两年，因此，民间文学—民俗学完全可以自诩是一门有着不菲传统的学科。但是，民间文学—民俗学并没有像与它同时诞生的应用政治学——共产主义学说那样与社会实践发生直接关联，对社会发展产生直接影响，而是在一个相对狭小的知识圈里逐步地积累、缓慢地成长（当然这只是就民间文学—民俗学和共产主义学说的比较而言，实际的情况是，民间文学—民俗学与社会实践、社会发展关系密切，两者之间的互动关联不可小觑），至今，民间文学—民俗学与诸多学科中的马克思主义学派一样，仍然具有自我深化、自我拓展的潜力。

一百多年来，民间文学—民俗学先后经历了文学、历史学、语言学、人类学、心理学等学科的从旁襄助的型塑，在学科发展的早期，民间文学—民俗学甚至与相邻学科比如德国浪漫主义的历史语言学难分你我。回顾学科历史，其他学科对于民间文学—民俗学的影响，都是推动了民间文学—民俗学内部各个流派的更迭，民间文学—民俗学没有因为哪个学科的介入而失去自我。但是今天，民间文学—民俗学却感觉到了危机，这危机仍然不是因为其他学科对于民间文学—民俗学边界的侵犯，而是从事民间文学—民俗学研究的学者自己对民间文学—民俗学的学科名称，同时也是学科对象以及学科核心概念的 *folklore* 产生了疑问。

当我们从事某项具体的研究时，我们往往是从一个自认为很明确的状态出发，或者说我们从一个自明的大前提出发走向一个较小的未知领域（从抽象到具体）。比如，当我们研究某个民间文学文本时，我们对“民间文学”这个基本概念本身没有任何怀疑，因此我们也就不会怀疑我们正在研究的是不是一个属于民间文学的文本，这时，我们是在一个早就规定好了的学科传统框架中，从事某项具体的解题工作。但是，经过一段时间，我们会发现我们根据的大前提框架有问题，这个大的前提框架无法使我们的解题工作最终得到一个满意的答案，这时，我们就会产生怀疑，怀疑我们根据的学科大前提出了问题。实际上，我们所有具体的学术研究都是在用我们个别的解题工作，给各自的学科提供一种崭新的、独到的和（对于自己来说是）“科学革命”^①的理解，尽管在具体解题的时候我们

① [美] 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李宝恒等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0年版。

自己往往不会意识到这一点，尽管在我们的学术共同体中究竟由哪个人最后臻于重新理解的新境界是个不确定的因素，但是共同体中的每个人都将为这一天的到来贡献自己的那一分力量则是毫无疑义的。目前，我们的民间文学—民俗学正处在这种境域当中：一百多年之后，大家忽然意识到，folklore（汉译为“民间文学”或“民俗”“民俗学”）这个术语，有必要重新定义了，否则，我们的学科将很难从目前的困境中自拔。

但是，如果民间文学—民俗学从来没有因为其他学科的越界侵犯，而发生根本性的危机，那么目前的学科危机又是因何缘由呢？这还得回到刚才的话题：学术与社会的实践关系。也就是说，民间文学—民俗学虽然没有引发直接的政治运动，但是若说民间文学—民俗学只是纯粹的知识和智慧，而不具备应用的社会品格则是失实的判断。现代诸学科都是在知识的层面对于现代社会问题做出的回答（或是在象征的层面与其他社会文化因素发生功能耦合的实践关系），因此学科的基本问题往往是社会基本问题在学术层面的知识性转换，学科对其基本问题的回答也就是在间接地参与社会问题的解决，或者是社会观念的建设，甚至是社会实体的建构。如果一门学科的基本概念发生了问题，也就是学科的基本概念不能解决学科的基本问题，那么从社会存在的立场看，就是学术与社会之间的实践关系发生了错位。就此而言，学科危机主要不应从本学科与他学科的关系找原因，而主要应当到学术与社会存在的关系找原因。打个比喻，知识就好比是产品，它首先具有使用价值，其次它是商品，具有交换价值，而各个学科的知识就好比是各种产品和商品；如果社会需求和知识供给之间发生了矛盾，那么无论供大于求还是供小于求，都会导致市场上知识商品的价格波动，并预示了可能的供求危机；然而最根本的危机还在于，某一学科知识是不是有使用价值的产品和有价值的商品，是否以其使用价值和价值满足了社会的特殊需求和普遍需求。

本绪论的题目“‘内在的’和‘外在的’民间文学”借用了20世纪初伟大的语言学家索绪尔的一组命题。索绪尔提出，语言学应当被进一步区分为“内在的”语言学和“外在的”语言学（或翻译为“内部的”语言学和“外部的”语言学）这两种不同的研究方向，在《普通语言学教程》这本书里，索绪尔用国际象棋的例子区分了语言的“内在性”和“外在性”。

国际象棋由波斯传到欧洲，这是外部的事实，反之，一切与系统和规则有关的都是内部的。例如我把木头的棋子换成象牙的棋子，这

种改变对于系统是无关紧要的；但是假如我减少或增加了棋子的数目，那么，这种改变就会深深影响到“棋法”。^①

索绪尔认为，语言的“内在（部）性”和“外在（部）性”是语言学的两个不同的研究对象或方向：语言的“内在性”，即语言的“系统和规则”——索绪尔又称之为“社会制度”——是内在的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或研究方向；而语言的“外在性”，即语言的“外部的事实”——索绪尔据以比喻的例证包括“国际象棋由波斯传到欧洲”，即语言的传承与传播——则是外在的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索绪尔指出，影响语言的系统规则这种内部的社会制度的“外部的事实”包括历史、地理、民族，以及宗教、政治、教育、文学等广义的文化现象^②，但是，由于各种“外部的事实”多半与政治是“分不开的普遍现象”^③，所以，在索绪尔看来，影响语言这种内部的社会制度的“外部的事实”，主要是外在于语言的内部系统规则，同时又影响了语言的内部系统规则的广义的政治现象。^④

以此，索绪尔的“外在性”概念就可与“政治性”互换，而语言的“内在性”则是指摆脱了政治现象的“外部的事实”影响而内在于语言的

① [瑞士]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岑麒祥等校，商务印书馆 1980 年版，第 46、128—130、155 页。

② 同上书，第 43—44 页。

③ 同上书，第 44 页。

④ “索绪尔强调‘内在语言学’并且把它和作为外在性的书写语言严加区别，所要表达的正是这个意思。对于索绪尔来说，所谓书写语言的外在性是指各种广义的政治关系。”“索绪尔强调‘内在语言学’并不意味着排斥‘外在的’因素，而是旨在批评语言内化了‘外在’因素的结果。通过强调‘内在语言学’，他实际上揭示了‘外在’因素的外在性。”“索绪尔经常受到一种非议是说他忽视语言的政治性，把语言当作一个事实上自主的系统。但书写语言的外在性恰恰是政治性。索绪尔极力批评的那种语言学才以内在化的方式抹杀了这种政治性。”“索绪尔所面临的形势无疑是政治性的。在这种形势下，他作为一个语言学家对语言学本身的意识形态功能是不可能视而不见的。历史语言学的语音中心主义不仅仅是和民族语言的观念同时发生的；它事实上有助于强化这种观念。”“索绪尔……指出语言学本身的政治性。如果语言学家确立了一种语言，其结果也就确定了一个种族的存在。”“索绪尔对历史语言学的批判显然包含着对那种意识形态功能的批判。”“索绪尔的‘内在语言学’，不论它有什么别的意义，正是对这种固定语言之假设的批判。因为这种假设具有一种直接的政治功能。”“被奉为排除‘外在’因素的语言学奠基人的索绪尔本人，对那种最‘外在’的东西——政治——有着清醒的认识。”[日] 柄谷行人：《民族主义与书写语言》，陈燕谷译，《学人》第 9 辑，江苏文艺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98—101、104 页。该文收入 [日] 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赵京华译，三联书店 2003 年版。